

“粉丝”，来自英文单词“fans”的音译，是对狂热的大众文化爱好者和流行文化偶像崇拜者的某种戏谑化称谓，其真正“飞入寻常百姓家”并在中国社会大规模传播源于2005年湖南卫视热播的选秀节目《超级女声》。事实上，作为一类特殊的亚文化群体，“粉丝”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众文化勃兴之时即与之相伴产生，只不过最初是以“追星族”“××迷”的身份而被大众所熟知。

自诞生之日起，粉丝针对自己所喜爱乃至痴迷的大众文化文本及其创作者或表演者“品头论足”、表达接受体验的文艺评论行为便已大量出现，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粉丝的评论声音基本处于默默无闻的状态。究其原因，这首先与公众长期以来对于粉丝的诸种负面评价和刻板印象有关，诸如“没文化的蠢货”“无脑的消费者”“脑残粉”等一些明显含有贬义的称谓便可见一斑。其次，由于某些粉丝在文本选择与追求上所展现的异于常人的独特审美品位和文化偏好，及其在文艺消费与接受过程中的种种无节制表现与疯狂举动，使得人们容易将粉丝与文艺审美上的非主流、反常乃至畸形、病态的坏趣味或恶趣味相关联。此外，传统的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与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长期被掌握文艺批评话语权的学院批评家和媒体人所垄断，这导致粉丝的评论文字很多只是类似日记的私密记录或仅限于粉丝好友内部的交流，鲜有进入大众视野的机会，即便偶尔见诸报端，但也常常因作者的名不见经传而落入无人问津的尴尬境地。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尤其是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的兴起与流行，以往基本是“单打独斗”的粉丝个体依托新型媒介所提供的诸多便利与话语权，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足以跨越时空、即时多向互动的技术条件。粉丝们依据不同的文艺爱好，集聚于互联网空间结成众多大大小小的网络粉丝社区，分享各类文本资源的同时，就其喜爱的文艺作品进行讨论、阐释、批评和再生产，释放出惊人的文化消费与文化生产能力。这具体表现在，粉丝们不仅如同“盗猎者”一样会针对所喜爱的文本进行积极的阐释、挪用和改造，从中解读出丰富多元的个性化意义，进而实现文本的暂时“为我所用”；而且，粉丝的兴趣往往并不局限于某单一作品，而是会像“游牧民”一样将自身所爱嵌入更大的文本间网络，以单部或系列作品为兴趣中心，不断将接受视野游牧拓展至各类相关的影视、小说、漫画及其他流行文化。更为关键的是，粉丝在网络社区内部分享、交流各自文本接受体验的过程，亦是他们增进对文本的了解和加强彼此情感联络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结成其所爱文本的阐释共同体，并形成了牢固且相对开放的趣缘社群或同人社团。

对于广大粉丝而言，阐释粉丝共同体不仅意味着众多拥有共同兴趣文本、话语符号和审美习性的“志同道合”者的聚合，也不仅仅是他们验证自我想法、获取身份认同与情感慰藉的精神家园，更是他们大胆表达文艺观念、从事文艺批评实践的力量与勇气的源泉。基于粉丝之间对文本解读的相互印证与认可，很多粉丝自行找到了文本解读的正确方式，并敢于和乐于借助自媒体平台将个人的批评文字公之于众。自媒体空前强大的传播力，则会进一步扩展粉丝批评的影响力，同时为部分粉丝赢得了极大的关注度。他们被视为该领域的高手专家，

粉丝参与文艺批评的可能与限度



或者足以与学院批评家相抗衡的另类“精英”，这无疑会对学院批评的权威性构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以网友“六神磊磊”为例，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金庸铁杆粉丝，自称“以读金庸为主业，靠读金庸养家糊口”。迥异于学院批评家那些深奥难懂且冗长乏味的学术文章，他对金庸作品的解读，语言幽默生动，视角新颖独特，常与时事热点、社会话题巧妙结合，且不乏深刻的社会洞察与人生哲思，从而使其得以从全球亿万金庸粉丝中脱颖而出。

和学院批评家刻意与批评对象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竭力避免个人情感的过多介入不同，粉丝始终热情地拥抱所喜爱的文本，不仅拒绝主动跳脱于文本之外，而且渴望与文本的亲密接触，努力将文本形象内化。同时，因对文本的无限热爱与极度痴迷，粉丝的文本接受过程往往并非一次性的、快餐式的，而是反复的、持续性的，其间伴随着粉丝超出常人的时间、精力和情感投入，以及试图尽可能多地发掘文本深层信息与潜在意涵的意愿。我们姑且将粉丝们近距离欣赏文本的独特文艺批评方式称作“沉浸式批评”，其主要有以下两种表现方式：

其一，粉丝在文本接受过程中容易将个人的生活经历、社会体验等带入文本之中，形成对文本人物及其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等的高度认同，并在与文本人物共情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想象性地对视、交互与替换。简单来讲，粉丝喜欢将自我想象成文本中的人物或角色，建构自我与文本之间的切身相关性。如此，其对于文本的阐释与评价，与其说来自于文本本身，不如说是对文本世界与个人生活世界双重体验的交融呈现，正是在此意义上，粉丝完成了对文本的挪用与“盗猎”。这也便可以解释，很多粉丝将格外痴迷于某部文本的原因归结于文本所描绘的某些情境让其联想到自己的过去或当下，文本人物激起了其强烈的情感共鸣或价值认同，其中中隐约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其二，由于在文本接受时的“游牧”特性，粉丝对所钟爱艺术家的作品解读，经常是将其放置于该艺术家的全部作品及与之相关的庞大文本网络之中，且总是有意或无意地与自身往昔的接受记忆相勾连，甚至会一直沉浸于当时美妙的接受情境与欣赏快感之中，来建构自身的文本批评方式、标准与话语逻辑。不难发现，粉丝的这种文本批评方式非常契合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理论，粉丝正是在反复比较文本之间的异同，并发掘其中或显或隐的互相指涉关系过程中深化着对于文本的理解，而且粉丝有时难以跳脱出关

于艺术家某一作品的特定情感记忆，并直接将此作为接受该艺术家其他作品的心理基础和价值评判的依据。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就是许多“无脑忠粉”既无视作品本身的质量也完全不在意专业批评家的意见，盲目追捧某些作品并妄断“××出品，必为精品”的原因所在。

显然，这种独特的“沉浸式批评”方式，容易使粉丝的文本接受丧失独立客观的价值标准而更多被其情绪所左右，也令粉丝文艺批评经常饱受诟病。但不容否认，恰恰是由于对所爱文本的反复接受阅读，粉丝能够发现或捕捉到某些容易被他人忽视的细节、空白与征候，而这些都是文本中隐而未现或本来就存在着的東西，正是这些东西引领着粉丝进入更为丰富奇妙的文本意蕴世界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粉丝对文本的接受并非是完全被动、一味认可的，事实上他们同样表现出积极的自主性与能动性，他们排斥采用那些所谓正确的、规范化的阅读方式，完全从与“切身相关性”出发解读文本，通过积极的文本意义再生产与同人创作去挑战创作者的限定意义或学者的权威解读，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快感。恰如文化研究学者约翰·费斯克在其经典著作《理解大众文化》中所揭示的，“大众快感来自人们创造意义的生产过程，来自生产这些意义的力量。如果只接受现成的意义，无论这些意义多么关键，也没有什么快感可言。快感来自于利用资源创造意义的力量和过程，也来自一种感觉：这些意义是我们的，对抗着他们的。”

如上所述，正是通过对流行文本中的“盗猎”与“游牧”，粉丝们完成作品的解读与接受的同时，创造了一种与作者的权威设定或学院批评家的专业解读不同的另类意义阐释，并一定程度上成功实现了对主导性文化等级秩序的逃避和自我主体精神的张扬。应该说，他们为文本的意义解读提供了更多异质的、有趣的声音，助推了当下文艺批评的众声喧哗与“狂欢化”，这构成了粉丝批评的主要价值与意义所在，也是我们言说与命名“粉丝文艺批评”的重要基础和依据。但是对于粉丝批评，我们仍需审慎理性地加以看待，强化对其的趣味提升与价值引导。因为正如其优点比较突出一样，其缺点同样十分明显。具体来讲：

首先，相较于学院批评话语，粉丝批评话语整体呈现出口语化、感性化、反常规和弱逻辑的特点，这固然令其表达自由鲜活、生动有趣，但也难免产生肤浅直白、话语失范与情感失控等弊病。粉丝批评话语一般并不合乎正式的拼写规则或语法逻辑，在形式上比较粗糙、口语化，有时甚至相当的感性化和情绪化，存有辱骂伤人的语言暴力问题。尤其在回应针对

自己偶像参演或创作作品的批评声音时，出于对偶像的支持和维护，部分偏激的粉丝无视作品的质量缺陷，对批评者冷嘲热讽、恶语相向，有时还会联合其他粉丝对之加以“口诛笔伐”，言说方式与市井的泼皮无赖毫无二致。而且，粉丝所使用的部分术语和表达方式，大多生成于圈内粉丝长期的互动交流过程中，带有较强的圈子属性，高度依赖情境与语境，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行业“黑话”，这无形中便在粉丝与圈外人之间构筑了厚厚的话语壁垒，使得后者面对粉丝批评话语时往往难以进行有效解码。

其次，与学院批评家不同，粉丝很少将文艺批评视为专门的学问或崇高的事业，而普遍抱持一种游戏、娱乐的心态来从事文本的意义解读，参与文本的再生产。而且，部分粉丝出于博取圈内人关注、提升自身粉丝等级的目的，一味迎合广大粉丝消遣娱乐的日常心理需要，故意采用戏谑、调侃、搞笑的语言风格和时下流行的网络语体来解读文本，并有意回避探讨严肃的、沉重的思想话题，单纯追求文艺批评的轻松化、趣味化。其结果是，大多数粉丝批评文本，通篇虽幽默风趣、笑料迭出，也不乏真知灼见，但内在的思想价值与启迪作用明显匮乏，更严重的是其价值评判及与文艺经典的认定往往过于随意和武断，缺少应有的严肃与严谨。这恐怕便是粉丝帖子虽不计其数但真正有价值的“精华帖”少得可怜，粉丝批评文本虽读起来轻松愉快但品起来却“寡淡无味”的原因所在。

再次，粉丝所结成的阐释共同体，固然有助于强化粉丝间观点、身份与情感等多方面的认同感，令粉丝批评在与学院批评的观点博弈中拥有强大的“亲友团”支持，但也容易导致粉丝批评的圈子化与狭隘化，并有滑向“信息茧房”的危险。凯斯·R·桑斯坦认为，随着当今信息传播愈发趋向于个人化、定制化，个体容易“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而减少对其他信息，尤其是那些包含异质观点的信息接收，长此以往，个体便会逐渐封闭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中，这些个体一旦就某个话题或问题达成共识并结成共同体的话，就会形成更大的“茧房”，并最终导致“沉默的螺旋”和“群体极化”现象的产生。显然，当阐释共同体内异质而批评的声音越发微弱，粉丝们关于作品的评价值愈单一和一致之时，阐释共同体便无异于巨大的“信息茧房”，身处其中却浑然不知的粉丝也就逐渐由积极的“文本盗猎者”退化为消极的“文本看守人”。

作为一种正在崛起的文艺批评形态，粉丝文艺批评无疑为融媒体时代更多人参文艺批评创造了极大的可能，也为中国当下的文艺批评场域注入了更加多元的新生力量，并有助于百家争鸣的健康文艺批评生态的尽快生成。但是，粉丝批评存在的上述诸多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文本价值评判的可信度，也限制了其文化抵抗的效力。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抛弃以往关于粉丝的片面、刻板的负面认知，给予粉丝批评足够的宽容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需时刻警惕其内在的问题与弊病，并对之加以必要的引导和规范，如此方能发挥其最大的积极效能，并使之逐渐成长为中国文艺批评场域中不可或缺的核心形态。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为202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自媒体时代‘学院批评’的话语困境与转型策略研究”（21BA019）阶段性成果。）

网络短视频：知识集散的新兴学习空间

□郝静静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发布的第4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我国网民的总人数达10.32亿，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99.7%，互联网普及率达73.0%。网络平台搭建了视域广阔和内容海量的信息资源库，满足大众多样的价值获取和情感需求。

相较专业化网络学习平台的权威性、稳定性和受众细化等特征，众多视频网站和短视频App用多元化、多维度、多面向、多选择的鲜明特征吸引大众进入“轻、短、快”的接受空间，实现资讯、教育、审美、娱乐等功能的全方位覆盖。媒介的日渐发展和受众的自我提升，使“知识+”和“互联网+”实现交互融合，为广大受众创造了更为开放化、个性化、数字化的网络学习空间。

技术更迭和观念更新影响着时刻变动着的传媒生态，媒介的传播范式、思维格局和内容资源在潜移默化间改变着大众的审美趣味和接受方式。随着移动终端的普及和5G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成为获取知识的又一重要来源，逐渐成为继传统阅读、课堂讲授和线上培训之外的又一大知识学习场所。技术加持构建了兼容并蓄的信息生态系统，基于大数据推算和个人兴趣双重考量下的精准推送，实现了主体需求和平台投放的公共传播图景。

知识生产工具和传播载体的转变，就是知识生产平台的变换。“世界被把握为图像”已成为当下颇为普遍的大众文化景观，是当代社会文化输出的重要路径，蕴含着巨大的探索潜质和拓展空间。传媒业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对视觉性资源的“争夺”和再开发，传统媒体、门户网站、专业视频网站努力实现产业链条的全方位升级和全面合作，并入驻主要短视频网络平台，以创新的传播手段和正向的传播内容获得观众的喜爱，海量学习内容有了选择多样的输出平台。

受众主体意识提升是网络学习空间蓬勃发展的决定性内因。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竞争不断加剧，社会个体的自我成长是缓解生存重压的必然之选。当大块时间被占据与分割，便捷、高效、权威、海量的网络信息就满足了大众提升自我价值的迫切诉求，在提升认知能力和视野格局中缓解个体焦虑。大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导致网络生态的同步转变，网络学习空间的便捷、快速、随时随地等特点圆满填补了大众的碎片化时间，实现了获取知识渠道的高效与节能。文化知识表达和视觉景观诉求在此实现双向满足，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输出与现实意义上的知识获取达成新的默契。

二

网络学习空间打破空间和时间的束缚，大众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信息检索和知识获取。网络学习内容突破身份和职业的桎梏，大众在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间任意切换。传统媒体的话语体系和优势地位在网络平台中如虎添翼，成为网络学习空间中专业性和权威性的存在；知识分子用更为通俗易懂的表述方式，来填平不同人群之间的“知识鸿沟”；随着拍摄设备、视频剪辑、后期处理等操作流程的简洁化和智能化，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借助网络平台来展现自己的优势和特长，这些被日常生活吞没的潜能极大释放，从而提升自我认知和自我肯定。网络学习空间消解知识圈层差异，更在意其表达的观点、意见和自我呈现，专业性和权威性不再是衡量的重要标准，转而变为面对镜头的表达欲和表现力。

传播者身份的多样造就传播内容的多元，涉及国家政策解读、时政方针解析、社会现象挖掘、专业知识普及、生活窍门分享，甚至是心理问题疏导等方面。文字、音频、视频等多元的内容，严肃、幽默、抒情等多样的风格，它们共同汇聚成网状信息流，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内容虽然时间数量有限，内容品质并未受到直接影响，视频

以“趣味干货”“真实爆点”和“现身说法”等作为内容建构和呈现主体，彰显出以“小博大”和“事半功倍”的传播效果。

网络学习空间满足了大众见缝插针式的学习方式，利用休闲时间和间歇空档来有意提升专业素养或拓宽兴趣，在这样的接受心理下，大众更愿意选择轻松愉悦、易于理解、寓教于乐的内容进行自我提升。时间长、信息量丰富的知识内容被拆条截取，进行纵深演绎成为爆款热点，加之动漫化呈现、故事化解读、形象化比喻、拟人化表演、社交化互动等表现方式进行多次传播，或高深、或晦涩、或专业的知识被通俗化表达，成为知识生产中的新型主体。

网络学习空间的超时空性和超链接性将“信息碎片”整合为庞大繁复的“超链接数据库”，这种网络知识生产模式所携带的开放基因共同建构了纵横交错的知识王国。网络平台在输出知识的同时更注重与大众的双向互动，体现出“超文本”的生态特征，用层层链接的方式将分属不同媒介、领域、学科的内容进行非线性剪辑，从逻辑层面进行思维重组，展现出一个兼顾多元内容与个性化需求、平衡全民生产与专业输出的网络知识环境。科学原理解释日常生活小妙招、电影文本解读呼应当下社会热点、艺术经典变身情景小故事等，它们都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话语重组，重新赋予内容新的活力，进行一次跨学科、跨时空、跨圈层的当代阐释，打破媒介信息与现实生活的边界和想象。

网络学习空间的信息大都是免费、共享和开放的，参与生产知识的主体和接受知识输出的主体都是如此，这种低门槛、低成本的知识生产活动更多基于个体兴趣和个人的行为习惯的本能选择，“社会需求驱动”和“自我需求满足”成为主要的知识生产方式和信息接收动机，但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反而在“低”准入中升腾出高效率和高质量的反向力量，成为真正“伴随时空”的“口袋百科全书”。

三

传统阅读的“纸墨香”被网络平台的“视觉图层”淹没，有人开始担心“立学以读书为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时间在手指上翻下滑间流逝，信息在频繁点击间翻转，唯缺少了静心读书时的沉静与淡然。

过度依赖视觉解读会导致大众对文字认知能力的整体下滑，影像世界的具象思维消解文字阅读的抽象思维，感官刺激造成知识碎片化和浅表化，弱化对文字的深层理解和深度思考，将审美感受仅仅停留于感官层面的生理愉悦。长此以往，大众将缺乏耐心去感受文字语言的独特魅力，更难以领悟文字语言背后的韵味和隽永。网络后台留言的追踪使看似多样的选择变成“单向度”的推荐，容易使大众陷入“信息茧房”而使自我接受的信息面愈加窄化。认知主体易陷入点状链接的被动接收，在一知半解的片段化陈述中导致认知能力的退化。

披着知识外衣的内涵、无营养、无意义的网络短视频试图与优质资源“同台竞技”，其中充斥着大量任意拼凑和内容低俗的信息，任意妄为地进行拼贴和解构，最终导致真假难辨、鱼龙混杂的混乱局面。重复化、低俗化、浅显化将规范的知识生产活动降维到没有主体思考的信口开河，将逻辑严密的论述变为断章取义的堆砌，真实失声、真相遮蔽等现象时有发生。还有，众多短视频App借助大众的偏爱而有恃无恐，将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标榜为美学层面的分享，将自我生活中的小喜悲伪装为哲学高度的心理揭秘，“点赞”“收藏”的粉丝经济是其最为直接的目的。

技术支持、内容整合、发布平台便捷和商业资本入驻持续推动网络知识空间的发展壮大，这种内在驱动力为大众提供了多样的选择内容和提升空间。另一方面，政策法规和社会环境等外在驱动力也要为整个网络学习空间保驾护航，打造清朗的网络创作氛围，带来更为多元化、品质化、年轻化的内容呈现。我们应该客观辩证地看待网络知识空间的利与弊，对这种全新的知识生产方式深耕细作，实现优质知识输出与网络信息生产的“双向奔赴”。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这对于网络作家来说，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是新时代的网络作家所努力想要达到的高度，对于正处于写作瓶颈期的宅猪来说，更是直接指明了创作方向。

宅猪十余年间创作了《择日飞升》《临渊行》《牧神记》《人道至尊》《帝尊》等多部优秀作品。他的写作风格天马行空、热血沸腾、大气磅礴、充满了悬念，近些年的作品更是在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余年以来，他一直以高标准、严要求、勤思考、善创新砥砺自身，从来不吃老本，一直坚持以精品创作奉献给读者，努力创作出能让广大的读者真正拍案叫绝的好作品。

上一本书《临渊行》完本之后，宅猪渴望在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地完善自我，希望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打破幻想小说与历史现实之间的隔阂，让幻想映照现实，与现实交融相会。

2021年春节刚过，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永州市网络作家协会主席冯振在苏州找到了宅猪，冯振想走一条不一样的网络文学之路，而宅猪也矢志于创新求变，二人一拍即合！同年7月，在永州市文联和永州市网络作家协会的邀请下，宅猪来到永州与当地文联和网络作协的文艺工作者一起深入基层采风，重新解读潇湘古郡的历史文化，寻找创作灵感。

永州亦称零陵，雅称“潇湘”，是湘楚文化发祥地之一，拥有两千多年璀璨历史的文化古城，自古以来便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底蕴深厚，舜文化、柳文化、理学文化、女书文化、瑶文化、红色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散发出无穷的魅力，留下了数不尽的文化遗产。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中的“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说的便是无数的圣贤先哲、文人墨客纷纷慕名到潇湘二水交汇处的永州打卡的盛况。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也以“潇湘”二字来形容林黛玉居所的内涵和品质。那么，当顺应互联网时代而生的网络文学与永州这座千年古城在幻想与现实之中交汇之后，又会擦出怎样令人惊艳的火花呢？

宅猪这次永州基层采风之旅，地点分散，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天气炎热……他在短短五天的时间里，往返永州各县区一千多公里，先后去了道县周敦颐故里，神秘的祭祀地——鬼崽岭，宁远文庙、九疑山舜帝陵，江永千家峒、女书文化园，江华阳华岩摩崖石刻、吴望山秦岩、桐冲口千年瑶寨、零陵古城等历史古迹和人文景点。

五天的时间虽然行程紧凑，但宅猪在每一处都观察得非常仔细认真，不断地在潇湘文化的触摸中感悟、思考、跨越，他深深地将每一处历史文化传承，每一段历史文脉故事都牢牢地记在心里，刻在了骨子里，不知疲惫，不断构思。每到一处他都会找一些老人交流民间的故事传说，记录下老人不太容易听懂的多乡音……等到行程结束的时候，宅猪对永州历史文化的认识甚至超过了一些永州本地人。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不知不觉中，一步一个

幻想照进现实 弘扬潇湘文化

——评宅猪《择日飞升》

□朱建奇

脚印的宅猪，已经通过不懈坚持与刻苦修行，为接下来创作的《择日飞升》这部作品铸好魂、培好根。

2022年4月，宅猪在写废了十几个开头、数十万字之后，新书《择日飞升》正式在起点中文网火爆上线。首章发布后就冲上热搜榜和畅销榜第一。上线48小时，连载2.1万字，收藏已破10万，盟主打赏52个。5月上架销售之后，数据更是翻了十几倍，24小时首订突破4万，月票打破了起点中文网的纪录。

《择日飞升》的第一章以柳宗元名篇《捕蛇者说》为引，通过柳宗元与捕蛇者还有异蛇之间的三方对话，将柳宗元的民本思想、恤民情情怀彰显出来，瞬间就把历史中苛税重赋给



人民造成的悲惨命运的画卷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让广大读者深受触动。

主角许应是一个捕蛇人，不但要应付朝廷的苛捐杂税，还要被村中祭祀“草头神”索要祭品，一旦不满足这些就会在普通百姓身上吸血的“草头神”的愿望，它们就会大开杀戒，搞得民不聊生。主角许应亲眼目睹同村乡亲被“草头神”逼死之后，一怒弑神，点亮了本书不畏艰难恐惧、不断自强不息的精神主题。

宅猪为“捕蛇者”说上了幻想的翅膀，让主角许应脚踏在潇湘大地上，沿着永州古代神话、民间故事和乡野传说，逐渐走进历史记忆的深处，将永州的山水、民俗、巫傩祭祀文化融入字里行间……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传承和创新的关系脉络，学古而不泥古，破法而不悖法，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网络文学创新的重要源泉。可以说，《择日飞升》这种以现实为骨、以传统文化为精髓、以幻想故事为血内的表现手法，既是对永州这座古代文化名城的一次致敬，更是对文艺创作“扎根人民、深入生活”的积极探索和有益尝试。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希望以宅猪为代表的网络文学作家，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创作出更多像《择日飞升》这样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